

往事历历忆大师

★ 朱炳林 (江西省鄱阳中医院 鄱阳 333100)

关键词: 万友生

中图分类号: R 249 文献标识码: A

知道万友生先生大名是在 1966 年,我从一位老中医那里借到 1957 年的《中医杂志》,读到万先生文章《关于伤寒论的初步研究》,留有深刻的印象。那时我正初读《伤寒论》,一片茫然,有关《伤寒论》的研究文章,对我来说不啻是指路之明灯,苦海之慈航,也就分外注意。而《中医杂志》在我心目中是大雅之堂,能登一次大雅之堂都不容易,何况它却以 4 期篇幅连载万先生的文章,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。

人生是有缘分的。1975 年 7 月,我到江西医学院中医教研组进修,住进了北院 26 栋 72 级 4 班的学生宿舍。是时,进修生都被安排在地下室,地下室日夜不分潮湿不堪。72 级 4 班的好几位同学闻讯便把我接到他们宿舍去住。他们在波阳“开门办学”,刚回校,我给他们上过中医课,带过他们实习,引起他们对中医的浓厚兴趣,是中医架起了我们之间的桥梁。说来真巧,就在 24、25 栋,住着江西中医界好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,真的是近在咫尺,随时可获亲近大师的机会。一天,一位学友指给我看:“喏,那就是万友生。”我抬头一望,只见他个子不高,头发稀疏雪白、浓浓的眉毛,两目炯炯有光。我真想过去向他问好,向他请教,可想到自己初涉医门,根底浅薄,不能不顾礼仪规范而唐突先生。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,见窗外月明如洗,繁星闪烁,树影婆娑,痴痴地想:今年今日今时,我与前辈生活在同一蓝天下,也是一种幸福,虽不敢面对大师,但高山仰止,悠然神往也是一种境界。每天早上,见万先生红光满面,神采奕奕,骑着自行车朝北院大门飞驰而去,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景,想到年近花甲,在人们心目中是已迈入老人行列,他却如此精神抖擞,实在令人欣慰。

我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,在医学院听西医基础课程,一有空闲便奔中医学院去听中医课。第一次听万先生讲课是 8 月 29 日,在南昌市某单位,万先生讲《伤寒论》六经辨证,深入浅出,提纲挈领,并以《矛盾论》贯穿全篇,给我的启发多多。翌日中午,不期在北院食堂前相逢,他注视着我,有似曾相识之感,“哦——,”分明他已把眼前的我和昨天听课的学生合二为一。我赶紧上前与他握手:“万教授,你好!你昨天的学术报告很精彩!”“哪里,哪里!”他摇摇头,满脸是笑,接着岔开话题,用手一指:“你在这食堂吃饭?快去排队。”“好,好,谢谢!”他挥挥手去了。

光阴荏苒,转眼到了 1980 年 11 月,江西省中医学术年会在萍乡召开,这是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第一次盛会,“群贤毕至,少长咸集”,前辈们劫后重逢,百感交集。后学如我亦喜出望外,既可一睹名家风采,又是学习机会。我以论文《江心镜老中医的学术思想与医疗经验》争取到代表的资格,来到了萍乡。动身以前我就想,“生不用封万户侯,但愿一识韩荆州。”会议间隙,不能失去亲历风范的机缘,当拜谒姚荷生、万友生、廖家兴诸先生,以习作为晋见的媒介。到萍乡后我就这样做了,三先生和谐可亲,把文章接了下来。3 号那天,万先生把我叫去,肯定了我的继承精神,他告诉我:江先生曾在省进修,熟谙经典,涉猎诸家,根基雄厚,当年一篇论“痉”的文章,让全班同道称羨不已,要我好好学,把他的本领全学到手。并说:“为医者要多读书,尤其是经典,医之经典与文之经典。中国医学与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,不通中文,或中文基础不雄厚,中医也难学好。医之经典在内经、伤寒、温病中,要发挥中医药优势与特点,继承工作必不可少,你要不负厚望。”推诚相与,亲切

会心,这情深意长的话如涓涓暖流,滋润着我的心田,“淳淳然善诱人”,我激动不已,连连点头,除了“好,好”外,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万先生。

花开花落,春去冬来,1987 年 12 月 22 日,我们重逢在新余,江西省中医内(妇儿)科学会首届年会在该召开,我被调到大会编辑组作文化汇编工作,编辑组在万先生、魏稼教授等前辈指导下,由廖家兴先生任主编。编辑组九人日夜工作,不知疲倦,兴味盎然。那时候,面对全省各地老中医所撰论文,用美不胜收来形容毫不夸张,毫不为过。虽说是编辑,对我来说,除了校正一些文章的讹误外,只有拜读大作、汲取精华的份。汇编完成后,万先生把我找去,他说:“用论文汇编为题太普遍,你能不能给拟个题?”我没有推辞。想到去年萍乡聚会名老前逢时的感人画面,那真是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。虽时值冬天,已有春天的气息。想到浩劫的十年摧残学术,视学术为白专道路,拨乱反正后,振兴中医的呼声个断。继承发展中医学术,春风化雨,春风宜人,如切如磋,共研共讨的学术风气已遍布各地,真希望它能一年又一年地绵延下去。于是,我拟了“杏林春暖又一年”呈上。万先生见后微笑着说:“好,有诗意。”我诚惶诚恐,赶紧说:“班门弄斧,贻笑大方了。”我说的是实话,万先生儒雅多才,有诗人气质,还拟不出好题?他是有心锤炼后学也。也就会在新余,他说中研所恢复,缺人,廖先生推荐了我,他本有此意,我自然欣喜莫名,感觉美好的未来正在前头向我频频招手。

1987 年 6 月,职称改革在波阳卫生系统全面铺开,对照赣职改字(87)第 07 号文件,我踌躇满志,又犹豫彷徨。文件上说:“不拘一格选拔人才,大力提拔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员”“不允许仅凭学历、资历取人”,读着这样的文字,一下子觉得阳光更加灿烂,芳草分外萋萋。多亏吾师鼓励我申报副高职称,医院胡书记等人到南昌晋谒万友生、姚荷生、杨卓寅先生。(因文件规定:申报副主任级职务,需经省内、非本人所在的省级单位三名以上正高级同行专家推荐)听听他们对我的评价。杨先生闻知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写推荐信,姚先生和万先生均在上面签了大名。四天后,医院收到万先生来信,拆开一看,是他亲笔再给我写了封推荐信,信中夹掖有加,说我

“乃我省中年中医中之佼佼者。……为振兴江西中医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。”龟勉之辞,既增愧怍,亦为策励。捧着这沉甸甸的信,我喜愧交作,先生之热忱让人铭感五内。无奈世态炎凉,不容乐观,学徒之路,倍加坎坷;再说高级职称名额有限,桥窄人多,僧多粥少,难如愿以偿是在情理之中。想起杜甫两句诗:“水流心不竞,云在意俱迟”,聊以自慰。尽管如此,我并不菲薄颓唐,依旧勤求古训,博采众方,造福百姓。我想只有这样才是对前辈诚意抬爱、竭力扶助的最佳回报。

1987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8 时,“喻嘉言学术讨论会”在新建县委招待所举行了开幕式,这是一次由江西主持全国同道参与讨论的会议,万先生、杨先生、张教授等前辈均到了,汪县长致欢迎词,他说:“古代新建出了名医喻嘉言,现代新建又出了名医万友生,这是新建人民的骄傲,是新建人民的光荣。”话音一落,掌声即起,代表们的目光一下子都聚焦万先生。是呀,万个生几十年来为中医事业筚路蓝缕,倾注了毕生的心血,深得群众信赖,深为同道钦佩。来自山西的柴君对我说:“我对你们的万先生心仪已久,却缘悭一面,今日见了面,又握了手,也就够了。”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好一个“你们的万先生”,让我心里暖烘烘的。

蒙先生厚爱,赐我《伤寒知要》、《寒温统一论》、《万友生医论选》、《万友生医案选》。四本著作中,我最爱《寒温统一论》,觉得它顺历史发展之潮流,得辨证论治之精华,是有功于杏林的。张仲景论伤寒已臻绝唱,叶薛吴王论温也达巅峰,各树一帜,洋洋大观,将它们合在一起,外感热病学便朝系统论、规范化方面大大地向前跨进了一步,即使伤寒与温病两大学说在理论上渐成完璧、又合乎临床实际,而一些有争议的问题,确如万先生所说,一经合看便泾渭分明了。

万先生离我们而去,一走就是 3 年,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地嵌在我们的心底,他的著作依然陪伴着我们的临床生活。我深深感到对他最好的纪念当是读他的著作,薪尽火传,方可告慰他的在天之灵。

(收稿日期:2006-09-15)

欢 迎 投 稿 ! 欢 迎 订 阅 !